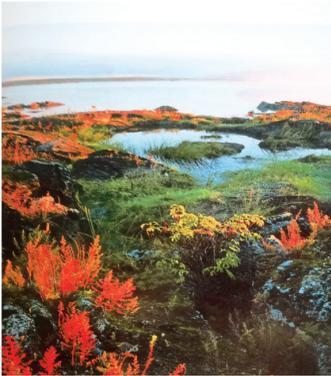


# 乡村，我的精神原乡

滕贞甫 文



曾生活过的地方——五大连池风景。

滕贞甫，笔名老藤，1963年生，山东省青岛市即墨人。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委员，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主席。曾创作《战国红》《刀兵过》《北地》《北障》《铜行里》《苍穹之眼》等10部长篇小说，出版《黑画眉》《热鹰》《没有乌鸦的城市》等8部小说集以及《儒学笔记》等3部文化随笔集。作品曾荣获东北文学奖、辽宁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奖、《北京文学》优秀作品奖、《湘江文艺》双年奖、百花文学奖、丁玲文学奖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等。长篇小说《战国红》《铜行里》荣获第十五、第十六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奖”，长篇小说《北地》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。作品被翻译成英、德、法、俄等10种文字。

每一个走出乡村的人，  
理应不忘乡村、善待乡村、敬畏乡村，  
乡村是来处，也是灵魂的归宿。



每个作家都有精神原乡，我的精神原乡是乡村。乡村，是生长民族脊梁的地方，历数共和国典籍册中的英烈，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：他们大都来自乡村。

乡村是一个人的精神摇篮，每一个走出乡村的人，理应不忘乡村、善待乡村、敬畏乡村，乡村是来处，也是灵魂的归宿。

## 乡村，是记忆里永不干涸的泉

乡村对于我来说，是总有汨汨清水外溢的泉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那泉水总是甘甜清冽，浸润心脾。书写乡村，我的笔从没有生涩感，我知道是这清泉的作用，有清泉相伴，笔下的文字是流出来的。

我倾注心血的几部长篇都是乡村题材。比如《刀兵过》，是写辽河口绿苇红滩中一个叫九里的村庄。清末，这个芦苇滩上只有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接纳了一个流民之后，这便是后来九里的乡贤王克笙，王克笙父子的到来让九里有了主心骨。在乡贤父子的推动下，九里不仅没有被一茬接一茬的兵燹所吞噬，还生生不息地壮大起来，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村落。

在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《战国红》中，我写了一个叫柳城的乡村。因为有关在辽西挂职扶贫的工作经历，我深知扶贫工作的难度和贫困农民的真实诉求，扶贫的关键是扶人，人扶不起来，投资再多的项目也不会持久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我精心塑造了农村新人的形象——杏儿。杏儿是个身上有着新时代特征的女青年，在扶贫干部的培养帮助下，她成了柳村村委会主任，柳城村因为有了年轻人，也就有了未来和希望。

长篇小说《北地》则将众多乡村集中展现于一幅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画卷。书中的那些乡村都是北大荒腹地有着原生态韵味的村屯，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下属的嫩江、孙吴、逊克等市县，仍然可按图索骥找到书中的村庄，比如那个湿地里长满湛蓝的钢笔水花的红花儿基，现在钢笔水花仍然是它特有的景观。如果没有北大荒乡村生活的亲历，钢笔水花这种情景是很难虚构的，这种花像是湿地里一簇簇蓝色的火焰，与蓝天白云形成了绝配。一般来说，红色的火焰在白天并不出色，也不会耀眼，当火焰以湛蓝色呈现出来的时候，那火焰仿佛就变成了精灵，能放大你所有的想象，钢笔水花所给你的就是这种独一无二

的体验。《北障》是一部关于北地的猎人笔记，在这部小说里我把小兴安岭深处的山村景致做了逼真描绘。我想，对那些没有北方山区生活体验的人，这种描述至少会有认知作用吧。

初春，落叶林还没有吐绿的时候，整个山区渐渐变成鞑子香的世界，那是一片片桃红色的花海。你不会觉得这是花，它就是一波波向你涌来的粉雾，在尚有寒意的春风里，这粉雾不用绿色装扮，是一种全裸的粉红，没有人会对它不心动。鞑子香在南方叫杜鹃，在朝鲜叫金达莱，在北障叫鞑子香，还是鞑子香这个名字好，因为这个名字有北地特色。鞑子香开过之后，其他各种花才姗姗来迟地绽放，但后来者也可居上，有人们熟知的山丁子花、柳叶兰、鹿蹄草花、鸢尾花、野火球、狼毒花、刺玫，种类实在太多了。最美丽的是山丹、黄花和芍药，山丹是野百合，黄花是仙人掌，芍药的根叫白芍，是药材，但你不能挖，挖了就等于毁掉了一片和牡丹有一拼的芍药花。

夏季，北障仿佛被绿色的帷幔罩起来，满眼都是湿透的绿。绿色这种颜色很怪，干绿没什么看头，只有湿绿才有味道。这个时候，林间的草地是最美的，像一块块绿色的金丝绒，让人恨不得在上面打滚儿。各种蝴蝶是草地之魂，在野花中纷飞不止。运气好的话，会看到笨拙的早獾站起来和你打招呼，它们前爪抱着食物，直立着身子四处张望，不时发出一声怪叫吓吓人。与其他林区的猎手不同，这里的猎手很少打旱獭，旱獭的天敌是鹰和狐狸。北障人认为，旱獭是老天给鹰和狐狸准备的大餐，人不能与鹰和狐狸争食，世间万事万物各行其道，这个世界才会和谐。夏季，猎手一般不会打猎，但山还是要进的，主要是采集山货，比如木耳、蘑菇、猴头菇、桦树菇等等；采集各种浆果，比如一把抓、羊奶子、马林果、黑加仑；也采集五味子、刺五加、三七、黄芪等中草药；有时，也会拾些野鸡蛋、雁蛋。拾蛋是有说道的，必须拾没有孵过的蛋，孵过的蛋无论如何不能拾，拾回去也不能吃，倒害了一窝性命。那么怎么来区分呢？一般来说空敞着窝的蛋都没有问题，若是你走近之后飞禽再逃走的，那就要不要了。夏季，北障最迷人的是草地与森林边缘的孢子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孢子里有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白鹳、鸳鸯、野鸭、长脖老等，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水鸟，个头像鹤鹑，却长着长长的喙，专吃小鱼小虾。孢子周围的灌木大都是榛窠和都柿窠，尤其是都柿，那是一种吃起来上瘾的浆果，比人工种植的蓝莓不知好上多少倍。都柿能天然防腐，可以长久保存，将成熟的都柿装入玻璃瓶中，拧紧瓶盖，放上半年依然依然酸甜可口。有巧妇用都柿酿酒，美味可口的都柿酒能让海量的汉子醉上一天一夜。都柿窠周围还有高粱果，这种酷似草莓的小果子不仅颜色红得发紫，而且味道极佳，一枚高粱果胜过一捧草莓。

进入初秋，北障就到了收获的季节，榛子等坚果成熟不说，红玛瑙粒一样的山丁子，带着雀斑的山里红，还有名字不雅的臭李子，到山里转上半天，回家不用吃饭了，各种水果、坚果早就填饱了肚子。深秋里，有时会在山中徒手抓住肚子胀鼓鼓的野猪或马鹿，它们因为偷吃了太多农田里的黄豆又喝了大量的水而腹胀难行，因此落入赶山人的手中。这种现象不难理解，秋季打场的时候农民会看住自己的牛，就是担心牛吃了太多的黄豆腹胀致死。如果因为贪吃搭上性命，说起来也难听。猎手们以此为戒，联想到狩猎切勿贪心，贪心必招灾祸。你走在草枯树黄的林地边缘，不时会有鹤鹑扑棱棱飞起来，鹤鹑飞不高也飞不远，猎犬会蹿起来力图叼住它，但猎犬不是山猫，没有成功的几率。猎手是不屑于打鹤鹑的，因为它的价值甚至不抵一粒子弹。

## 田庄，地瓜干堆起的记忆

我出生的村庄叫田庄，现在属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田横镇，那是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庄，在同治版的县志上，可以找到这个村庄的名字。我在田庄生活了八年，几十年了，每每想起田庄，我总嗅到一股香甜的味道，我感到童年的记忆是地瓜干堆起的，每一片地瓜干上都布满了糖霜。人的记忆大都与食物有关，或者说与食物有关的记忆往往更加深刻。我的童年是在咀嚼地瓜干里度过的，我喜欢吃熟地瓜晒出的地瓜干，那种甜香和筋道一直留在舌尖上。地瓜干虽然味美，但作为主食天天吃谁也受不了。那个年代，胶

东人的主粮是地瓜干。每到秋天，全村男女老少都到田间地头，用擦板将新起的地瓜擦成地瓜片，就地晒干，然后作为口粮分给各家各户，人们称之为生地瓜干。应该说地瓜干是个好东西，不仅能充饥，而且还能酿酒，当时村民喝的酒主要是地瓜干酒。当然，对于胃口不好的人来说，地瓜干和高粱米一样，会磨砺你的胃，让你的胃酸过度分泌，我的好几位长辈，就是因为长期吃地瓜干患上了胃病。

我常常想，地瓜干虽然久食伤胃，但总比饿肚子要好得多。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，是地瓜干保住了胶东人的性命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对田庄童年的记忆总是充满暖意。擦地瓜干是个很危险的活儿，常常有妇女不小心伤到了手掌，每每看到成筐成囤的地瓜干时，我总会想起村妇们缠着白纱布的右手。

关于粮食这个题材，作家们写了很多，但关于地瓜干的作品我还没有读到，我很为地瓜干鸣不平，也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地瓜干的小说，但几次提笔又不得不放下，因为地瓜干触及到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部位，我总觉得还没准备好，不能糟蹋了这道带有糖霜的美食。

## 南甸子，我精神世界的彼岸

每个人心中都有彼岸，彼岸是一个人的精神寄托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们家从胶东迁到了黑

过五旬的社员说：“你有福气了孩子，河那边是白虎，能见到白虎的人会有好运气。”我知道这是糊弄小孩子的话，这块湿地里獐、狗、野鹿不少，而虎、豹这样的猛兽却闻所未闻。

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上大学、工作，尽管无暇再回讷谟尔河垂钓，但记忆中河那边的情景仍时常浮现在脑海里，柳树泛黄，棠棣醉紫，水獭一家无忧无虑、滑稽可笑姿态仿佛还在眼前。后来，听说讷谟尔上游修了水库，那条湍急的河流变得细若游丝，有的地方旱季甚至会断流，裸露出干涸的河床，人们自然就可以跨过河去收割小叶樟，砍伐棠棣树，再将沙洲变成建筑采沙场，将涝塘开垦成稻田，那一家水獭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。

我想，即使讷谟尔河没那么湍急，又能阻挡人类的紧逼吗？在《青山在》《萨满咒》《抬花轿》《黑画眉》等一系列生态小说中，我都表达了对“两山”理念的呼唤，因为我知道，乡村是“两山”理论的实践地，理论变为美好现实的可能性只能在乡村。

## 江山村，不仅仅是属于文学的乌托邦

江山村是一个虚构的存在，这个村庄集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乡村体验。在2023年第1期《长江文艺》发表的中篇小说《江山志》中，我对这个村庄有着详细的描述。

江山村得此名字皆因有江有山，江是白龙江，山是药泉山。白龙江是条被传说神化的江，如果归类的话，它属于嫩江支流，发源于著名的五大连池，蜿蜒流淌百余里，造就了六七块大大小小的沼泽后汇入了讷谟尔河。白龙江孕育了著名的“秃尾巴老李”的传说，据说也正因此一传说才有了白龙江的名字。

药泉山是一座神奇的山，山不高，形状却奇特，像个巨大的玉撞立在原野上。药泉山的山窝里无处毁弃的药王庙，后来胶东移民渐多，在药王庙旧址上建起了秃尾巴老李庙，简称老李庙，再后来，就演变成了钟灵寺。老李庙说是纪念秃尾巴老李，其实更是在固化某种乡愁，山东移民来到北大荒，需要一座老李庙来安放乡愁。以药泉山为中轴，向西便是排列有致的江山村。与江南民居不同，东北乡村的房屋大都规划整齐，从山顶西望，江山村就是一篇行间距相等齐的文章，家家户户都有柞木杈子夹起的方院落，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，每家的柴垛都码放在院门旁，呈蘑菇型，这种垛法的好处是防雨，再大的雨水也就误不了抱干柴烧火做饭。村中的红砖房皆用一种天蓝色的彩钢瓦，让排排房子看上去像兵营一般规矩。村子再往西是个小自然屯，这是闯关东老东家聚居的小西屯，它的存在，让江山村整体形状如同一个葫芦。

从药泉山北望，是一片茂密的白桦林，白桦林绵延数十里，像一道绿色的屏障阻挡着南下的北风。这片原始森林得以幸存，得益于森林三面尽是嶙峋的石塘，无路可行，即使采伐了木材也无法运出来。由此看来，想保护原始森林，最好的办法是不在森林中修路。原始森林中的路是动植物脖颈上的绞索，因为有路，人类就会蜂拥而入，动植物的天堂也就遭到了践踏，南美亚马逊雨林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。白桦林是江山村村民采蘑菇、木耳和浆果的好去处，尤其难得的是，森林深处有一条泉水淙淙的飞龙沟，栖息着成群的飞龙。飞龙又叫岁贡鸟，是一种珍贵飞禽，属于上八珍之列。

药泉山东边，白龙江抛出一个大湾，形成了近千亩的稻田，因为是火山台地，厚度约尺半的腐殖土层下有一层坚硬的火山岩，岩下布满四通八达的地下河。挥镰收割的季节，会听到地下有哗哗的流水声，稻田由此得名响水稻，与著名的响水大米齐名。千亩稻田是江山村八百户人家的口粮田，面积虽不大，但产量不低，米价也好。稻田再往东，便是一块叫欢欣岭的坡地，村民在这里种植土豆。江山村的土豆皆为红皮，淀粉含量高，适合漏粉，因此成就了著名的小惠红粉坊。六七月份，白色和紫色的土豆花开满欣欣岭，欣欣岭如披上盛装一样迷人。很多人没有在意过土豆花，其实，土豆花自成花束，是一种非常优雅的五瓣花，橘黄色的花蕊结结实实，拱卫着一株绿色的花萼，内敛而不张扬，朴实而亲切。翻过欢欣岭，是一个宁静的湖泊，湖水呈海蓝色，因常有丹顶鹤栖息，当地人称之为鹤鸣湖。鹤鸣湖中生长一种叫嘴窝鸟子，白色，镰刀型，细鳞，肉质鲜美，是美食家的最爱。鹤鸣湖湖底无沙，皆是一种类似于紫砂的火山泥，泥软而不黏，踩上去特别柔滑，泥中生长着一种大型河蚌，个个都有两三斤，但少有人采食，适合养殖北珠。

药泉山的南面有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，湿地里有许多孢子。孢子里都有花样繁多的淡水鱼，以鲫鱼、湖罗子、柳根儿、老头鱼和鲢鱼居多。因为鱼多，便引来了长脖老、苍鹭等大型水禽，偶尔也有天鹅栖息。奇怪的是大雁不在此停留，大雁落脚多在无水的草地和林地边缘，当地人的说法是大雁义气，不与水禽争领地。孢子之间相对凸起的地方，则长满高低错落的山丁子树。春天，一树白花戴云披雪，让人想起最美人间四月天的诗句；秋天，满树红盈盈的山丁子如串串朱玉，又像满枝玛瑙，映衬在池塘中，让一幅幅倒映成了美图。

其实，这个描述不是虚构，那是我青年时代真实生活过的乡村，我想以文学的方式让乡村美景得以永生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  
关注公众号“零度往上”